

浪漫的
季节

● YANGGUANGYUJI

阳光雨季

钟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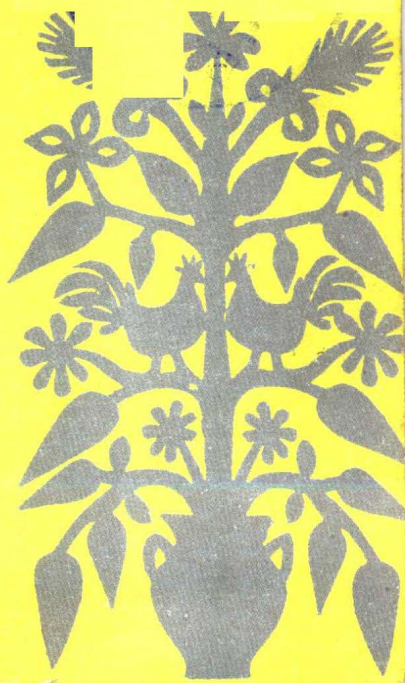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们都正被那种只能意会的成长的情丝
现自己已经长大时，我们已告别了过去。



少年儿童出版社

阳光雨季

钟琨 著



(京) 新登字 084 号

封面设计: 王 川

插 图: 王可伟

责任编辑: 王亚宁

阳 光 雨 季

钟 琨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7.125 印张 8 插页 114 千字

1995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5.60 元

ISBN 7-5007-2128-5/G · 924

凡有印装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1

夏天，在我的印象中从来都很美好。这或许是由于我是女孩的缘故吧。夏天属于女孩的东西实在太多：七彩的裙摆、五光十色的发带、T恤以及灿烂的阳光、女孩子闪烁不定的笑靥……

而今年夏天，似乎别有一种风味。不知怎么的，这年夏天的雨季好长好长。窗外的雨下了一天又一天，总不见停。天空总是那样朦朦胧胧的，没有了美丽的阳光。

这样的日子，我只好整天闷在姑妈家，几乎没憋死。每天不是打开电视看看那冗长而无聊的台湾喜剧片，就是坐在窗下翻几本《少男少女》之类的杂志。

这个暑假真是没劲透了。我在心里恨恨地想着。越想越觉得当初不该死缠着父母要求一个人来姑妈所在的这个城市“度假”。本来我是想来同我的表姐去海滩游泳、去写生……现在可好，这漫长的雨季把一切都冲成了一片空白。

直到我碰到了杨阳。

杨阳真逗，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聋子”。

那天傍晚，雨照例收了场，准备着第二天再来绵绵扯扯地下。我吃过晚饭，依旧无可奈何地坐在电视机前，准备打发又一个发潮的夜晚。

“什么时候回去？”表姐走过来，习惯性地拢了拢

她那头长长的柔滑的黑发，“你妈来电话说过，你们八月三十号开学。”

我坐在那里，极不情愿地说了一句：“再说。”

表姐笑了一下，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看着我。透过余光我看见她的表情极为丰富，似乎是在饶有趣味地欣赏着一幅中世纪的油画。

不管她。我心想。表姐就是这样的人：她的脾气永远让人捉摸不定，她随时可以作出一个让你惊讶得不亚于听见地球爆炸的消息的行动。比如，去年的一天，她忽然对全家人宣布，她放弃了去读××师大中文系的机会。原因是她从未想过要自费去读大学。

“何苦呢。”当时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虽然姑妈就是砸锅卖铁也愿意让她去上大学。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终于抗议了，“明天我就走总行了吧？烦人！”

表姐“扑哧”一声笑了，俯身刮了刮我的鼻子：“怎么？不许人看呀。——别误会，我只是怕你报名迟到。你不是说家里还有一堆作业，至少得做半个月吗？”

“七月底回家，来得及。”我闷闷不乐，“这个暑假好没意思，老是下雨。”

表姐一笑，继续看她的郑裕玲在电视里说说笑笑。

“我知道你快憋死了。平时蜻蜓一样满天飞，现在却被关在了笼子里。哎，反正雨停了，你出去走吧。散散心也好。”表姐边看边说。

我于是走出了那个小小的家，一个人在大马路上静静地走，在心里默诵一些乱七八糟无头无尾的句子。

后来也不知怎么就唱起了歌，很悠然地唱给自己听：“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再后来就看见一个男孩子站在桥头，似乎在看桥上涨起的河水。他就是杨阳。

看看天空，已经暗下来了。地下的水一滩滩地看起来很光滑，倒映出一个穿着粉色T恤和裙裤的小女孩，头发短短的，俏皮地翘着。

“啪”。我的白凉鞋踏破了那个影子，我向那个男孩子走过去。

说不清自己是因为什么。因为虽然我还算大方，但也从来没有主动同陌生人说话的习惯。而当时，或许是因为身处异域已半个月的我，几乎天天和大人们相处，没和任何年纪相仿的中学生说过话吧（这便是城市高楼建筑的惨痛后果），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所以，伴着一丝丝的寂寞与渴望，我几乎是想也没想就走了过去。

“咳！”我轻轻叫了一声，在他的背后。

那男孩似乎没有听见，仍然一动不动地那样站着。夏日的风拂过，他的头发在头顶上跳舞。

我一怔，随即又叫了一声：“咳！”声音大了一点。

他猛地一回头，我看到一张苍白而温和的脸。

“什么？”他显然吃了一惊。

“你在干嘛？”我笑问，歪着头。

“你说什么？”他一脸的奇怪。

我于是一阵心烦，觉得他八成是个聋子，便不耐烦再同他说下去。我把手放进裤兜，耸耸肩，道了声“拜拜”便继续散我的步去了。

走过灯光辉煌的卡拉 OK 歌舞厅的时候，我听见一位正做着歌手梦但永远也只能作梦的女孩变调的歌声：“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我的眼光不由自主望了望那闪烁的霓虹灯。我又想起琼来了。

琼也是十七岁，我还记得她走进十七岁的那一天告诉我说她不再读高中了，她要去接她老爸的班，做“无产阶级”。

我当时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我的梦娃娃放弃了大学的梦而接受了现实的压迫。事实上，琼也是身不由己，况且我们那所非重点学校已经连续三年升学率为 1% 了。

很沧桑的感觉堵在心口，很不舒服。我长长地吐

了口气，想吐出所有乱如麻的忧虑。我甩甩头，在那女孩的歌声中转身往回走。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我看看胸前的电子表：八点整。

走过那座白色大桥的时候，我无意中一抬头，忽然惊奇地发现那个穿着牛仔短裤的男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转过身来，靠着桥，正笑盈盈地望着我。淡黄的路灯光均匀地抹在桥面上，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没反应地径直走过去。快要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却突然问我：“你刚才问我什么？”

我停下来，一笑：“没什么。”

“没什么？”这次他总算听清楚了，浓眉下晶莹的眼中注满了疑惑。

我忍俊不禁：“——你在这儿干嘛呢？”

“一个人在家怪闷的，来这儿吹吹风。”

敢情彼此彼此，我趴在栏杆上，面对着碧绿的河面，看倒映在水中的两岸灯光随波跃动。

“你是高几的？”我问。

“唔，在等分数。”

“毕业了？！”我看看他，满稚气的嘛，“你多大？”

“十七。”他笑了，小虎牙一亮，“我读书早。”

我点点头。心中又感慨我的同龄人竟已逃出了

黑色七月，安心等待阳光明媚的开学日期了。自己却还空空的一点着落也没有。

“你呢？”

“姓名叶虹，年龄十七，女，汉族，正在读高二，共青团员……”

那男孩大笑起来，跟邓军他们一个样儿：“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开朗的女孩儿。”

我开朗吗？是的，我开朗。所有的人都这么说，除了娟。

“我不属于你们这个城市。”我说，“我是暑假来‘游览’的。”又一阵风吹过来，很惬意。

“我说呢。”他点点头，皱着眉望着远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叫杨阳。太阳的阳。”

“太阳的阳。”我喃喃自语，“许久不见太阳了。连我十七岁的生日都是在雨中度过的。”

“今年的雨季真长啊。奇怪。”杨阳说。

是啊。十七岁的雨季怎么这样长。

“你觉得自己有把握吗？”我挑战似的看着他。

杨阳淡淡地说：“大概能行。”

我明白这句话所包含的一个做学生的汗水的份量，于是我有些另眼看他了：“你报的什么大学？”

“清华。”从他平静的口中轻轻地蹦出来这全国几千万中学生梦寐以求的两个字。

“能行吗？”我又问了一遍，天知道这家伙怎么这么自信。

“也许。”杨阳说着扭头看看我，“其实你该春天来的。两岸的柳树都绿着，天上群星闪闪的，特美。”

我点点头。曾几何时，我生长在比这更美丽的地方，度过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可后来，童年无声地走开，把我扔进竞争的洪流。而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初中毕业成绩离那所升学率 90% 的重点中学的录取线只差那么一点点。

“在想什么？”杨阳欢快的话音赶走了我纷乱的思绪，“你在发呆。”

“想很多。”我的心情已化入了夜色，化入了碧水中五彩的都市风光，化入了习习清爽的晚风。

回到姑妈家的时候，已经近十点了。姑妈早已睡了。自从姑父出差后，她每天都睡得很早。

“哪儿玩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表姐叉着手“审问”我。

“没上哪儿，在桥头吹风，夏天的风好舒服，温和得让人想随风而逝。”

表姐笑了：“少跟我卖酸，快洗吧，该睡觉了。”

躺在如同小笼子的蚊帐里，我轻轻地闭上了眼。刚才杨阳与我那番很平淡却极不平凡的对话像电影

镜头一样在脑子里晃来晃去。连自己都觉得费解：怎么会这么合得来呢？虽然我和他并没有高谈阔论什么。

不过他说的关于“朋友”这个词的注解却非常令我心动。他说朋友是可以有很多的，随便谁只要玩得熟便是朋友。但是他又说另一方面，朋友又是一个极严格极挑剔的名称，那是因为一个朋友重于千金。

也许别人听见这话会被搞糊涂。奇怪的是当时我竟如醍醐灌顶。

我在人群中寻觅了十七年的，不就是一个“朋友”吗？——虽然我一无所获，除了我哥。

黑暗中听见有蚊子细细的鸣声，真烦人。

我“呼”地蒙上头，翻了个身。

第二天早晨，我刚睁开迷糊的眼睛，就看见窗外湛蓝一片。我高兴地叫了起来：“姐！天晴啦！真是奇迹呀！”

表姐穿着米黄色的长裙走过来冲我笑：“小懒虫，瞧你高兴的，快起床吧。”

“太棒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套上裙子便跑去洗脸刷牙，“雨季终于结束了！”我心中涌动着莫名的兴奋。

“这么激动？做什么？”表姐在身后笑道。

“我要去写生。画晴天碧海。”我含糊不清地说，“姐，你陪我一块儿去吧？”

表姐想了想：“路还湿着呢。明天再说吧。”

我明白表姐不陪我去画画的原因。不是什么路湿不湿的问题，而是今天是星期天，而且又风和日丽不再下雨，那位医科大学二年级的王子伟又会来把她叫出去，看海或者登山。

我不再说话，兴致勃勃地继续梳头。

“怎么了？你？”表姐微笑着走到镜前看着我。

“没什么。”我做了个鬼脸。

表姐已出去半个多小时了，姑妈去上班，家里于是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散散地歪在凉椅上，摇着扇子。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事可做。这两周我的桌前已经摆满了零七八碎的随笔散文。而现在我已经懒得再写了。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我可以去找杨阳啊！还没兴奋到一秒钟，我想起来了：昨天分手的时候，我们谁也没问对方的地址。甚至于我除了知道他叫杨阳，十七岁，高中毕业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心里于是充满了一种遗憾。

还很少有人和我那么谈得来的。

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把我的书桌分割成明暗

几大块。知了也不失时机地叫起来了，在声嘶力竭地诉说着它们的苦闷。

是有点热了，总算这个夏天还没白过。

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问杨阳的家住在哪里或者电话号码。

日历已经翻到了七月的第二十六天。归家的行装和思想都已准备就绪。

黄昏的余辉把这座城市染成了橙色，显出一种静美的景色。

我站在阳台上，表姐正在给花浇水。

“姐。”我呆呆地冒出来一句。

“嗯？”她认真地浇着那盆她最爱的君子兰。

“你现在后悔去年没去上大学吗？”

“不后悔。”

“真的？”

“真的。因为我觉得，既然我没能凭实力考上大学，就不该去要那不属于我的东西。况且，让妈妈爸爸一下子拿几千块来供我上大学，我认为不值。”表姐平淡地说。

“不值？”我笑了，“多少中学生为了大学想破了脑袋挤破了脑袋。”

“不过话说回来，我大学毕业工作了，一个月也

才一百来块钱，要多久才赚得回我上大学的钱？现在我在美术培训班，感觉一样很充实。”

表姐的确很想得开。她在她的同龄人中总是出类拔萃的，虽然她才十九岁。有时候，我甚至有些嫉妒她——那么有主见，面对现实那么坦然自若。

“我的大学。”我自言自语，一会儿又想到了那个自信地等着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杨阳。

怎么又想起来了？你和他只是匆匆的过客而已。我对自己说，别老遗憾，死没风度。

“姐，我出去走走。”我茫然地打开门。

“干什么？马上就要演《爱你没商量》的最后两集了。”身后传来表姐的声音。

慢慢悠悠的，我又走到了桥头。我转身面对平静的一碧如洗的河面，两手揣在红色娃娃裙的兜里，思绪如河水源源涌出来。

从小我就没想过自己上不了重点大学，直到上了高中才发现那个梦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虽说我在年级是第一名，在学校是极优秀的学生，可当我发现学校已连续三年1%并且今年还可能是“光头”的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只是井底之蛙，离天空那火红的太阳还远。但，我依然自信。

夕阳渐渐地坠下去了，绚丽的云也消失在天的

尽头。

“叶虹！”

我一回头，张开的嘴成了O形：“杨阳？”

“哈！你总算又来啦。”他笑着跑过来，“怎么那以后都没再来玩儿？”

“白天到海边去写生、游泳，晚上看电视。”我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啦？”

杨阳一笑，用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座楼房：“我就住在这儿呀。五楼，一上阳台就看得见这座大桥。这些天我每天傍晚都在看，以为你还会来玩儿。谁知道，一去无踪了！”

我笑了：“是吗。”

杨阳靠着栏杆：“啊，今天我一看见你，马上就跑下来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

“嗯，一种直觉。你的背影很忧郁，你的正面，又很开朗，一种强烈的反差。”他得意地点点头。

“是吗？”我心中一动。

“你写生去了？给我看看好吗？唉，上次忘了问你地址，事后方知，把我给气的！我跟你特合得来。说真的，这次可得问清楚了：你住哪儿？”

“问这干吗？”我笑了。

杨阳一皱眉：“找你玩儿呀。”

我歪歪头：“那不必了。我明天就要坐火车离开这儿了。”

“什么？”这回轮到他张嘴成O形了，“这么快？”

我点头一笑：“没什么，你还可以写信给我嘛。我的地址是××市六中高2(1)班。”

杨阳默念了一遍，抬起头来肯定地点点头：“××市六中高2(1)班，我记住了！有意思，我的第一个朋友竟是个女孩！”

“第一个朋友?!”

在姑妈、表姐的频频招手中，我所乘坐的火车，载着长长的十几车厢的祝福缓缓启动了。

我最后一次看了看车窗外这个可爱的地方。表姐的微笑已经看不见了。临走时表姐还神秘兮兮地告诉了我一句足以再一次惊动全家的话。表姐让我千万保密。

我会保密的，直到这个秘密成为现实。

好笑。杨阳昨天还执意要来送我，我费尽了口舌才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表姐倒还罢了，若是我那老顽固思想的姑妈看见一个陌生的男孩来送我，不惊呼“虹虹怎么了”并写信告诉我妈虹虹暑假在外边乱交男朋友才怪呢。

可是杨阳绝不会想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方面来

的，他这人挺正，纯纯的那种绝对的中学生。今天上午，我带着这几天抄好的这个暑假的散文集到了那幢楼房五楼的那个房间，犹豫半天才敲了敲门。开门的正好是他，一见我又惊又喜地问我怎么来了。我笑笑说送书来啦。又说看完了别忘了寄还给我——这本小册子也算是我思想深处的写照吧，别见笑。他笑了，说怎么会见笑呢，他喜欢还来不及呢。我一下子红了脸，他忙再三解释“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声“再见”便跑了。一口气跑下楼，走到大桥上抬头一看，只见他正站在阳台上远远地向我挥手。他给我的印象便是这么一个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一帆风顺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的典型优等生，思想纯洁到毫不在意说话的对方是男孩还是女孩。

可是像这样的男孩子居然也会有没有朋友的寂寞感？我时常想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着一份深深的孤独。至少我有，很多女孩也有，如同午夜时分独步小巷的感觉，但我想不到杨阳也会有。

昨晚满天星辰，河水中群星闪耀，那种意境真的好美。杨阳和我顺着一条又宽又长没有尽头的马路走呀走，渐渐地便走到了郊外，两旁蛙鸣起伏，夏夜的风带来隐隐的花香。

杨阳说他在学校朋友很多，校球队的哥们儿、班上的同学，他都玩得挺好。但是我却是他的第一个朋